

落子

冯苓植 / 著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子集

馬軍權 / 著

中篇小说精品选

落草(二)

冯苓植 著

转身子，顺声儿有谱有派儿地坐下了。

哑场。她不说话，他也不吭声儿，都在绷着。

片刻，那娘儿们似乎有点儿绷不住了，顺手啪一下打开了那洋式小提包，轻轻捏出一张名片来，搁在桌上，两指顺势一推。便送到了他的眼前，白三爷是干什么吃喝的，能不懂这个？他也不用手拿，只侧着头儿用眼角余光扫去，喏！中美合资、大华贸易商行总经理、秦晓光……那女人嘴角马上挂上了傲气的笑。白三爷也马上就明白了这傲气的原因：这洋玩意儿上头衔儿固然大得怕人，但关键还在那“中美合资”四个字儿上。

还不说话，都在绷着……

猛地白三爷由此联想起一件事儿，前些日子玩鸟界曾风传过一个消息：老城有一位女能人儿，不知怎么就和老外挂上了钩儿，硬说大裤裆胡同给中国人丢脸，尽往来招苍蝇，发誓要集资金，挖能人，推平之后盖自己的贸易商行大楼。听说，还陪着一个外国人见过那驴肉陈。

是她？！……

白三爷心里已有所警觉，但仍在憋着劲儿。

“白先生！”还是女的先说话。

“嗯？”白三爷仍不动声色。

“您那驴要多少钱？”问得突然。

“怎么？”白三爷一怔。

“我出三千！”回答得惊人。

“哦？！”白三爷再也绷不住了。

三千块钱买一头瘸腿小驴儿，没听说过的荒唐事儿！老掌柜听后大吃一惊，几乎把滚烫的开水浇了茶客们一身。

但老掌柜已经再明白不过了：醉翁之意不在酒。卖驴说底还是为了人！而那位结巴罗锅的窝囊废哪儿来的这么大能耐，竟能

把这帮子和匪派儿同时都给牵动了?好您哪,看来仅靠那上半截子故事已经不能说明问题,何况从那以后驴肉陈才真正开始倒霉了。

上代驴肉陈刀劈自己死了,小驴肉陈总算苦苦挣扎横空出世了。

但好景不长。世事像中了邪似的在拐着弯儿变。从公私合营开始,大裤裆胡同就逐渐绷起了脸儿。又过了好几年,两条裤腿儿里就更变得严肃到再不能严肃了。就像满脸的笑纹儿慢慢消失了似的,随之那瘸驴、破车、小罗锅儿也就跟着慢慢消失不见了。

好您哪!筷子头下有枪声……

日月如梭,岁月如流。忘了,渐渐都忘了。人们除了夹起尾巴做人,就是战战兢兢过日子,哪有心思去想那位油渍麻花的窝囊废呢。但有一次一位昔日的驴肉崇拜者随泥瓦队来修补塌房时,却站在房顶上意外发现隔壁竟是末代驴肉陈的住处。这里必须补上一笔:这地儿属大裤裆胡同的裤腰部分。裤腰是掖在袄襟下见不得人的,故而要多脏有多脏,要多破有多破,而末代驴肉陈的府邸又是其中最不堪入目的。站在房顶朝里一望,只见屋墙倾斜,满院破烂,冷冷清清,一片凄凉,就像八辈子没住过人似的。但在一株曲里拐弯的歪脖儿榆树下,却意外地还拴着一头大脑瓜子瘸腿儿驴。

这可真叫人触景生情、睹物思人啊!……

这位驴肉崇拜者歇工时暗下一打听,才知这位末代驴肉陈可是越活越背时,公私一合营他那驴肉就没一点味儿了,改当小伙计不会说话,改洗盘子尽往烂打,最后只得靠捡破烂过日子了。而且越活越罗锅、越活越结巴、越活越怕见人了。整天只知道溜着墙根儿过日子,像个小耗子似的,一见来人,但吱溜一下,躲

了！驴肉崇拜者听后，当即倒吸一口凉气儿，把刚才勾起的那点儿驴肉香给噎回去了。

您哪！这哪像是人儿？是鬼啊！

但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，骤然间世事又拐着弯儿绕回来了。又过了两年，就像有这么只巨杵往死水里狠劲儿一搅，周围的一切立刻又变得活蹦乱跳起来。大裤裆胡同再不绷脸儿了。两条裤腿里也呼呼地灌满了热风。各行各业重新翻腾了起来，一时间那古老的市井交响乐演奏得比往日还邪乎。

就是久久不见那人、那驴、那车……

好您哪！二十多年了，且不说那末代驴肉陈早已变得非人非鬼、似呆似傻，就说那份儿珍贵的煮驴原肉汤也早该沤臭耗干了。但事情往往就是这么邪门儿，哪壶不开提哪壶。有一个老外竟意外地出现在大裤裆深处，专门寻访这早已销声匿迹的汤煨驴肉。并声称他们的大老板特命他带几斤回美国。

嗨！震动且不说，这一下又算把人们的馋虫儿逗起来了……

这一天。正当一群驴肉爱好者相聚古泉居茶楼哀叹此项国粹沦没之余，就听得有谁骤然疹人地喊了一声：“瞧啊！”人们闻声慌忙探头向窗外望去，就只见熙熙攘攘的人群猛地波开浪裂地让开一条人巷。又过了片刻，只见人巷中终于闪现出那久已消失的瘸驴、破车、小罗锅儿。当时，烧饼刘就端着扣碗儿热泪盈眶了。茶楼老掌柜更是激动得寿眉抖动泪眼模糊了。

老天爷！总算又轱辘出来了……

这木轱辘车到底轱辘了多少年？似乎谁也搞不清了。只记得把大清国轱辘过去，把民国又轱辘玩完，现在又把一场浑浑噩噩的噩梦给轱辘结束了。擦着穿靴戴帽的、长袍马褂的、西装革履的、灰蓝制服的、以至蝙蝠衫和喇叭裤的，一直轱辘了这么多年头儿。直至轱辘的车身早让油泥儿腻得油黑发亮。车轱辘轱辘得

难论方圆。而且拉车的还是这么一头小瘸驴儿，仿佛不这样就不能配套，不这样就不成规矩。

这万变不离其宗的这人、这车、这驴……

听说，老年间就有人向老老驴肉陈建议过：又不缺钱儿，何不换头好驴？老老驴肉陈回答得诚恳：瘸驴听话，健驴欺弱、欺小、爱尢蹶子。得为孩子们想。到末代驴肉陈接班儿的时候，恰逢上一代瘸驴恋主也死了，有些人也曾又旧话重提，可这位主儿换来换去还是换了条两岁的瘸腿儿驴，并且难得地结巴出一句话：“祖、祖宗、留留留留下的章法……”当即迎来了个满堂好。好在车轱辘早已不成方圆，似乎也非瘸驴拉动不可。车轱辘颠高时，恰是后驴蹄瘸下之际，取长补短，配合巧妙，慢虽慢点儿，却轱辘得颇能使人发古之幽思。

得！汤煨驴的活幌子终于又打出来了！

老掌柜刚一缓过神儿，小驴车早已按祖宗章法停在了古泉居茶楼门前。嗨！人群一下子就围上去了，要多么轰动有多么轰动。但卖肉的战斗兢兢，主顾们也有点战战兢兢：到底那珍宝似的原汤还有没有了？这小子还卤得出地道的汤煨驴吗？多亏了茶楼老掌柜比大伙儿还急，走下楼来，挤进人群，先用权威的眼光细细审视，再把大拇指和食指一并，轻轻地捏起那么一条肉丝儿，举得老高，再看再察，然后再落入口中，细细地嚼，细细地品，细细地咂巴着，足足有十多分钟。待围观者都快急出眼珠子时，他这才带哭音儿猛地一叫：

“老少爷儿们！驴肉陈的老滋味儿又回来了！”

这一吆喝不要紧，只见忽拉一下，一车驴肉便被抢购一空。而且在当天，有关这家伙舍身保护原肉汤，装傻糊弄公家人儿种种传说，便沸沸扬扬地塞满了整个大裤裆胡同。尤其听说北京青龙桥的驴肉失传了之后，这闹市之游客竟骤然增加了两倍之多。

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塞北之一绝，汤煨驴竟在招待外国人的宴会上派上了用场。据说，这些洋人们刚吃了几片儿，便伸出大拇哥连声喊：“蒿！蒿！”

您哪！国粹顷刻间变成国宝了。

可又有谁能料想到，这位末代驴肉陈背时的运还没走完。就在他刚要走红的时候，他那头瘸腿儿驴竟活不耐烦老死了。木轱辘车缺了这驴当然拉不出去了。但更奇怪的却是，这位国宝也像缺了腿儿似地开始晃晃悠悠起来，有一天半夜竟游魂儿一般没了影儿。等老主顾们再发现他的时候，这主儿已经栽到一个公用茅厕里只剩一口悠悠气儿了。

这驴、这车、这人，眼看结着伴儿要全完了……

还有什么说的？两眼发直，四肢冰凉，刚等抬到医院就准备着往火葬场送了。大裤裆胡同里顿失肉香，古泉居茶楼上立布愁云。一帮虔诚的驴肉爱好者只好忍痛节哀，张罗着提前为这位背时的主儿操办起后事来。

总不能让他油渍麻花地去见老祖宗啊！

作为大裤裆胡同盛衰史的活的见证人，老掌柜当然就更难免兔死狐悲了。含着眼泪，戴着手套，捏着鼻子，率领着几位老主顾一起走进了末代驴肉陈的府邸。您哪！是得在居委会监督下清理清理了，死了也得让他穿一次新的裤褂吧？但走进这么一瞅，咳！瞧屋子里这份儿脏、乱、破、穷、臭，真让人瞅着寒心哪！有几位当即拔脚就要走，多亏让老掌柜给喊住了：“诸位，诸位！还是翻腾点破烂儿卖卖吧，总得凑个火葬费呀！”老天爷！这一翻腾可不要紧，破炕席下，烂被褥中，炕洞子里，破顶棚上，死驴皮卷儿内，到处都是钱、钱、钱！有前清的银锭、银票、银元宝，有洪宪的袁大头，有民国的法币，有日伪的蒙疆票。有蒋介石的关金和金元券，还有现如今的人民币。油渍麻

花,东掖西藏,海啦! 海啦!

就是没翻到那份儿神秘莫测的原肉汤……

但现有的收获已经足够了。当时,大裤裆区正苦于找不到一位万元户来出席全市首届致富户代表大会。这一下可行了,送到银行一兑换,岂止万元?好您哪! 整整十几万哪! 于是区领导亲自过问,将这位首批致富户转送到全市最好的医院,住进高于的特级病房,进行专门的特级护理,并下令不惜动用一切珍贵药物进行抢救。是啊! 怎么能让这么一位先进人物儿在这时候不明不白、不吭不哈地死去呢?不! 绝不允许!

这么一来,您还别说,末代驴肉陈还真的给从阎王殿拉回来了。

时来了,运转了!

再等到这位沦尘落难的主儿睁开眼睛,嗨! 一时间他差点又让镁光灯、照相机和摄像机给晃晕了过去。从此,他便一跃而成为大裤裆胡同万人瞩目的一颗“新星”,连电视机里的李向南也让给比得黯然失色了。人们的注意力全被那十几万吸引了过去。致使大伙儿竟数月不想驴肉味儿。还提那油渍麻花的玩意儿干麻?如今他老人家还能顾上这个?

末代驴肉陈被大伙儿号称为驴财神了。

但这位遍体生辉的财神爷却有点儿使人失望,给他门头儿上挂“致富光荣”那匾时,他竟愁眉苦脸的像给他贴丧帖子一样。送他参加全市首届致富代表会的时候,他更像被绑赴刑场。最令人琢磨不透的是,归来后他居然绝口不提汤煨驴,整日里迷迷瞪瞪六神无主,只顾蒙着头儿守着破院里那株歪脖子树发懵。

可越这样儿,大伙儿越感到神秘,越对他肃然起敬。

有一天情况却有了新的变化。那阵子来大裤裆胡同的外国人越来越多,早已流行起诸如“古德、您哪、拜!”这类混合词

儿。更重要的是,上次那位要买驴肉带回美国的老外又来了,而且专门点名儿要见这位末代驴肉陈,更令人不能理解的是,这位洋人儿在一位娘儿们陪同下,进门一瞧这位当今的驴财神,愣在惊喜之余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喊上了:

“哈!和我们经理说的一样,一点不错,是他,是他!蒿、蒿!先生……”

并且当即预定汤煨驴肉五十斤!

人们并不去研究其中的奥秘,只是因为外国这么一提,顿时又把对这宗美味的嗅觉、味觉调动起来了,就连视觉也从钱上又重新落到驴肉上了,于是汤煨驴更变得香飘万里、中外闻名,仿佛没了这份美味儿就会民不聊生,国将不国,大裤裆胡同也就更不称其为大裤裆胡同了。

至此,正宗驴肉陈才算得真正横空出世了……

但令人惊讶的是,正当这位驴财神声誉卓绝、名利双收,正可大展宏图之际,他却坚决拒绝再次出山,只顾得每日里守着那株歪脖子树发懵。任谁来苦口婆心相劝,都始终未能把这位悲悲、戚戚、凄凄、惨惨的“国宝”请出那大门一步。

但是白三爷却做到了,玩驴终于把这古怪的树杈子玩出了大门来。

而现在……

老掌柜一晃脑袋,猛地从飘渺的思绪中转了回来。四周依1日是乱哄哄的景象,眼前还是白三爷和那矜持的娘儿们久久对峙一着。只有那甘当三孙子的小匪派儿像是等不及了,又急冲冲地跑过来问上了:

“怎么样?”

“哼!”白三爷冷笑了。

“五千!”那女的更不同凡响。

“谢您啦！”白三爷却突然立起身来，“我白三儿不卖祖宗！”

“啊！”惊叹声。

白三爷早已一甩手儿，洒脱地走下茶楼了……

四

白三爷终于随着小瘸驴儿走进了陈爷的府邸。

好您哪！那娘儿们也好像认输了，一连好几天竟能相安无事。而白三爷不卖祖宗的故事却在茶楼传开了，愣让老少爷儿们骄傲了好一阵子：是得教训教训这些小匪派儿了！要想把大裤裆胡同扒平了，那不等于要刨祖坟吗？

得！白三爷又成了英雄！

白三爷自己也踌躇满志，一个心思就想着给祖传这一行争光露脸。这一天，他穿过大裤裆胡同，正准备去陈爷府上大展宏图。谁料想冤家路窄，却又偏偏碰上了这两位对头。白三爷向来是真人不露相，背起手儿走得更潇洒了。但背后那甘当三孙子的男匪派儿竟口出不逊，冷不丁来了这么一句：

“呸！出土文物儿！”

“什么？”白三爷当即停住，本想给他个难堪。

“多嘴！”谁又料想，那女的竟狠狠给了那小子一句，而且使劲儿一拽，拉着他就走，只给白三爷留下个琢磨不透的背影儿。

白三爷立刻感到：这事儿还不算完……

果然，过了几天。这两个家伙虽然只窜小铺面，专尝各种风味小吃喝，但大裤裆胡同里的正人君子却突然增加了好几倍。宁可丢下自个儿的小铺面儿，也得来这乾隆爷留下的茶楼里泡着，

整日里神神道道地议论白三爷此次玩驴的目的,致使古泉居里久久地弥漫着一层儿愁云迷雾。

玄哪!……

要知道,这位窝囊的财神爷有十好几万哪!而这小子却从来不吃、不喝、不穿、不戴、不玩、不乐,加之那成堆的钱儿又不储、不存、不动、不用、不借、不花,愣成年累月沤在那又破、又烂、又脏、又臭、又阴、又暗的屋子里招苍蝇呢!从古至今只听过玩鸟、玩蝓蝓、玩鸽子,谁听说过玩驴啊?天哪!可别让白三儿这位精明主儿,借着玩驴明偷暗抹地全给玩了去。

这年月,什么事儿都能办得出来……

白三爷听着真揪心,他没想到后院里这么容易就点着了火。按说,烧饼刘、修脚李、肉串杨、杂碎赵等等,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老伙计,而现在背后嚷嚷得最厉害的也正是这几个。但白三爷却脸上一点都不露,更不逢人就解释,只是笑咪咪地在心里头琢磨者。

背后的嚷嚷声儿更大了……

也难怪老少爷儿们这么忧心忡忡,是这位迷糊财神爷的钱儿早招上苍蝇了。大裤裆胡同乃藏龙卧虎之地,有时候就难免有点儿鱼龙混杂。虽然驴财神的府邸就离派出所不远,但一些小玩闹们还是自有自己的生财之道。干吗动刀子见血呀,不就是这么位耗子似的胆小人儿吗?于是,半夜里便有人敲这位的门儿,而他还总是闻声而起,愁眉苦脸地就往门缝外塞出两张大自边儿。就是在闹市里也是如此,他在前头梦梦悠悠地走着,身后也难免有人用钢笔杆儿的顶他腰眼儿一下,而他还是绝不回头,只把手伸后悄悄递出两张票子。失者不吭,得者不哈,动作迅速,配合默契,绝不去惊动公家人儿。就是有人发现产生疑问,他也总是摇头否认。

如今,白三爷可要比这些主儿能耐啊!

白三爷却仍然不动声色,而且还天天陪着驴财神来茶楼喝会儿茶,好像是天天要来看伙计们的白眼儿似的。任大伙儿再窃窃私语,他都当没听见,只顾按祖传规矩,主子似地伺候着陈爷。这简直不仅仅是玩驴,而是玩人哪!更可气的是,那位窝囊主子也仿佛置若罔闻,竟像是离了他就没法活似的。

这不等于臊大伙儿的皮吗?

这一天,老少爷儿们便决定动点“真格”的了。因而刚等这一主一仆一上茶楼。大伙儿就逼着老掌柜亲自去“套”一下白三爷的底儿。那想刚等老掌柜一开口,这位竟脸上不红不白,冠冕堂皇地和大家叫上劲儿了:

“诸位!我白三儿到底要干什么?按祖宗的话说,是辅佐主子!按时髦的话讲,叫发展驴肉事业!除此而外,如若再有半点别的心思,我白三儿就不得好死!”

辅佐主子?发展驴肉事业?谁信这个!?

古泉居茶楼里,顷刻间便是一片窃语声。也不看在大裤裆胡同混饭吃的都是些什么主儿,愣想拿这么几句话儿糊弄人?于是大伙儿的主攻方向便转了,迎着窝窝囊囊的驴财神便是一片同情的寒暄:

“陈爷!这边儿坐!”烧饼刘首先搭上了茬儿。

“这,这……”这位显然不情愿离开白三爷。

“您!”烧饼刘话中有话,“是该换身儿行头了。要不,大伙儿也觉得对不起您,嘿嘿!您这么一艰苦,也不知道日后会便宜了谁?”

“这,这……”驴财神刹时像芒刺在身,更结巴得说不出话了。

“也是!”修脚李又搭上话了,“您一辈子油光滑溜惯了,新

的刺挠，可您也总不能一辈子就是咸菜疙瘩就小米儿粥吧？”

“这。这……”驴财神似乎顿觉恶心，更没词儿了。

“唉！”轮到杂碎赵出场了，“从小油烟儿熏的！可小驴儿再亲。也不顶个老婆吧？您哪！是到挑一个的时候了，有人管家，别人也就少打您主意了！”

“这。这……”驴财神又是一阵结巴，突然失声儿号啕大哭了。

古泉居茶楼内顿时一片混乱，人们一个劲儿埋怨杂碎赵：干吗呀？话是“捎”给那位主儿听的，为什么偏不小心去捅驴财神的心窝子？他老子不就是给他提媳妇儿那天晚上把自个儿劈死的吗？

只有白三爷一直安然地坐在一边儿，微笑着聆听大伙儿和陈爷搭话儿。见主子大哭才略显慌了神儿，忙上前帮着众人安慰：

“别、别难过了，大伙儿不也是为您好吗？”

又过了几天……

古泉居茶楼显得稍消停了一点儿，烧饼刘、修脚李、杂碎赵、裁缝王、估衣孙等等，似乎在这里泡的劲头儿也不那么长了。好像面对白三爷的我自岿然不动，老少爷儿们都有那么点儿没辙了。其实不然。只有茶楼老掌柜心里最清楚：大裤裆胡同里讲的就是一荣俱荣、一辱俱辱，见了好处谁想钻在被窝里独吞，没门儿！为此，这几天大伙儿改变了战术，一个个见义勇为的劲头儿大着哪！发展驴肉事业？屁！宁可下辈子子孙都不吃，也非把白三儿这小子搬倒不可！于是每天晚上都有人跑居委会和派出所，差点儿填火药把两地儿都填平了，可临走还都得咬着耳朵来这么一句：

“仅供您参考！您可给我保着点儿密！”

大伙儿都战战兢兢地等着那么一响儿，古泉居茶楼这才显得

战战兢兢地暂时这么消停。但白三爷却似乎不知道，每天照旧陪着陈爷来泡茶楼。瞧大伙儿默默无语，竟然还挑头儿说上个荤故事。

这一天，似乎火候已经到了……

头天晚上大伙儿就得到了讯儿，白三爷把整座茶楼给包了，专门要请大裤裆胡同的头面人物来喝茶。白三儿这是怎么了？玩驴又玩出了什么新花招儿？因而大伙儿虽不愿为白三爷抬这个轿子，还是经不住诱惑都来了。

嗨！这才叫大裤裆胡同英雄大聚义！

上楼一瞧，今天的茶楼要多干净有多干净，要多规矩有多规矩，要多正派有多正派，一片庄严肃穆的气氛。当头正面坐着德高望重的老掌柜，紧挨供着愁眉苦脸的驴财神，身后便是提着大茶壶垂首而立的小顺子。而白三爷则抱着个小包袱恭迎在门口，打前照后，外接里应，既不失热情大方，又显得端庄正派，只不过眼神儿里稍稍透出点令人莫名其妙的凄凉。

谜，简直是个让人琢磨不透的谜……

老少爷儿们正准备等着一层层揭这包袱皮儿。谁料想。白三爷刚等大伙儿一落座儿，便恭敬地回身看了陈爷和老掌柜一眼，然后就双手抱拳，开门见山地说上了：

“谢谢诸位前来捧场儿！我白三儿知道，打从那小瘸驴儿一进陈爷的院子，大伙儿就开始为那十几万块钱儿操上心了！”

开门见山。令人不好意思……

“也说真格的！感谢陈爷信得过我白三儿，这笔钱现在还真在我手上，一共是十二万六千三百六十六元八角四。另外，又从炕筒子里掏出了三张大清国的银票，一张烟儿熏了，一张火儿燎了，一张剩下大半截子！”

一针见血。顿使全场大哗……

“说来诸位一定不信，今几个我还全抱来了，这不，就在这手头小包袱里！”

出语惊人，使举座目瞪口呆……

这还不够，白三爷把小包袱放在茶桌上，竟在众目睽睽之下公然解了开来。只见随着一片失声惊呼，当即有几位茶碗失手落地碎了，又有几位屁股抬起再难落到凳子上去，还有几位脖子僵直缩不回来……

钱儿，一捆又一捆的大白边儿……

但自三爷好像觉得这还不够意思，他一捆一捆地搬弄着，最后竟专门检出一小捆儿说：

“可现在这包袱里是：一十二万六千八百六十六元八角四分整，还多出这整五五！”

事出意料，更令众人瞠目结舌……

“老少爷们儿！”白三爷却不急于解答了，渐渐热泪盈眶，半晌才说，“别怪我白三儿没出息，一提祖宗就当着大伙儿抹眼泪……您哪！伤心……我爹是传给我这么一碗饭吃，可从来就没有教给我坑人。他老人家临死就留给我两个字儿：厚道！我没出息，这好些年来我把老人家的牌子差点儿砸了，可就从来没敢忘过这两个字儿！唉！您瞧，我说这个干什么？……”

停顿得满屋又活转过来。

“得了！当着诸位的面，今几个就把话兜底儿说清了，我劝过陈爷：钱儿窝着要招鬼呀，成天往外递也不是个事儿啊！这年月，亮彻了正保险了。也是陈爷爱国，他老人家琢磨来琢磨去就赏我白三儿这个脸儿了。这不，连那五百整……”

撩拨得众人又开始注意。

“说明了吧！我白三儿也为陈爷操过心，暗地儿找过派出所，提过陈爷被诈这档子事儿。连带我背后这么一查、一访、一咋

唬,没几日,还真追回了这五百多!陈爷由这儿更爱国了,一句话儿:存!”

说明得本应使众人肃然起敬……

“老少爷儿们!我白三儿原想,陈爷那汤煨驴可是一宝,连外国人都瞅着眼红哪!青龙桥的失传了,咱可不能再让大裤裆胡同的一绝也没了。这么好的年月,这能对得起谁呀?陈爷出山有苦处,而我白三儿又是天生祖传跑腿的命。得!咱就为陈爷敲敲边鼓吧。可又有谁能料想到,正和陈爷商量在节骨眼儿上,半道儿竟落了这么个下场。既然诸位信不过我白三儿,不肯赏脸让我吃这口饭,那就请诸位当着陈爷和老掌柜的面把钱儿点清了,我白三儿也该回家重新遛鸟玩儿去了。得了!老少爷儿们,话说清了,咱们也该散了!”

结束得令人大感意外。

白三爷收拾好钱,扎好包袱,双手奉还在陈爷面前,然后带着一副问心无愧的模样儿,真的准备着就要走了。谁料想,驴财神却不接受,竟像要失掉主心骨似地一下子慌乱起来。

更奇怪的是,老少爷儿们也全都不吭声儿。

应该说,这一招儿不可谓不绝:亮彻了撒手儿就走,下半篇文章留给大家去做。可这年月的老少爷儿们谁是吃这个的?慌乱中透着稳重,失措中仍不失沉着。烧饼刘当即觉得尿憋得慌,修脚李随之也想到澡塘子水冷了,裁缝王竟立刻和肉串杨讨论起烤羊肉串儿的火候。剩下几位,也只是纷纷表示遗憾而不加阻拦,端起扣碗儿齐夸白三爷赏的茶这才喝出点味儿来。

您还别说,白三爷也不含糊,竟满脸带笑,一抱双拳,潇潇洒洒地走了。

那一直手脚失措的驴财神,此时却突然一声号啕痛哭起来。抢天呼地,但结巴着什么也喊不出来。大伙儿刚刚围上劝解。他